

## 家乡的老宅

□ 王胜田

在我尚未离开家乡的十几年来中,基本上都是生活在家乡的老宅里。

老宅背靠大街,坐北朝南,东西为三间趟,南北有七八丈。其样式就是个传统的北方四合院,正房为北屋,东西两边各有两间厢房,南边是个棚子,中间是棵碗口粗的皂角树。因此,老宅就结构和居住而言,在那个年代显得十分的大方而舒适,尤其是夏天,满树挂着肥厚的皂角,茂密的树冠遮天蔽日,一家人坐在树下的石桌旁,吃饭、说话、玩耍,快乐无比。

那时候,我们那一带的房屋基本上都是土木结构。当时,还没有钢筋水泥结构,也很少有砖石结构,庄里唯一的一大户人家也只是砖房而已。当年因我父亲做过生意,曾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,在村中算是有脸面的人物,因此我家的老宅盖得相对别人家的阔绰、高大、宽敞。后来,我记得父亲为了让已长大成人的大哥能早日娶上媳妇,不惜奔走上百里的路程,从太行山脚下买来石灰,又订购了半窑湛蓝湛蓝的青砖,把家中房屋的外墙

都裱了一个遍儿。乍一看就像现在贴瓷砖一样,只是为了增加附着力,每隔一段距离使用一块砖竖着伸进墙缝,且上下错落有致,外边再用石灰勾缝,真是美观、结实、耐用,使我家当时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到改观。更为值得骄傲的还有房屋内的四梁八柱,用料实在,桌椅板凳,货真价实,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庄来讲是顶好的老宅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已经长大的我变得不太安分了。十六七岁时,我试着走出老宅,由开始的体力活、民工,再到后来的劳心者、卖画,由乡镇到城市,由本地到外地,由几天到数月。后来,我的心野了。终于有一天,我彻底走出老宅,义无反顾地开始在外面混世界,甚至一去好多年、十多年……然而几十年来,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,阅历的不断丰富,我对家乡的思念有增无减,老宅也像一杯陈酿,愈品愈香,越念越想,我人虽然生活在城市,心却常常留在老宅,甚至多少次梦中回到家乡,住在老宅,围绕在父母身边,说说笑笑……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,我有幸调回省城,从此可以经常回到

家乡,回到老宅,回到父母身边了。那时的家乡,人们都改善了居住条件,早已遍布红砖大院,到处都是钢筋水泥房屋,甚至有许多小楼别墅拔地而起,并且都是铝合金门窗,瓷砖铺地,村子早已焕然一新,然而我家老宅却依然如故。有一次我回家时竟然发现当年非常贫困的邻居家也盖起高大的砖房,相比之下,我家老宅更显得低矮而破旧,然而强烈的怀旧之心让我不为所动,坚守着老宅,坚守者那段情愫,坚守着……

有一年我回家,看到八十几岁高龄的老父亲,虽已身患绝症,还经常对老宅清扫修补,艰难地爬上爬下,然而日益下沉的房基,风雨盘剥的墙体,使老宅不仅失去往日的风采,而且还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可能。越来越凹的屋顶令积水难出,墙体开始出现裂缝,甚至呈扩大之势。对此父亲显得无能为力、无可奈何。父亲虽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,但是有过几次明显流露出对别人家新房的羡慕和向往。

我落泪了,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情感。很快我决心不再抱守对那老宅的怀旧和留恋,我决

定再盖栋大大的新房,而且在老宅上盖,要盖得高大、宽敞、结实、漂亮,让父亲绽开幸福的笑容。我很快把新宅草图设计出来,让我大哥在窑上拉来了砖,我又拉来了钢筋和水泥。二哥又通过熟人拉来一个施工队,终于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座高大、漂亮、耐用的新宅院。当时父亲已经病重,搬进新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。尽管弥留之际的父亲已无法露出笑容,我想父亲心中也应该是快慰的,应该能含笑九泉了。

转眼又十余年过去,我已完全习惯于城市的生活,适应了小区、高楼、单元房的居住方式,但我每年或多或少要回几次家,总要找机会到宅院里走走,在椅子上坐坐,往床上躺躺,看一看已经一搂粗的皂角树,回忆一下童年的往事,陪年迈的母亲说说话。母亲喜欢老家,不愿离开,只有到了冬天,实在耐不住冬日的严寒,才勉强随我来城里住,但只要天气稍微变暖,立马要求回老家。因为母亲在老家,我也时常隔三岔五的回去,顺便小住几日。在我心中,依然对老宅念念不忘,总有些怅然若失。

(作者单位:石家庄市公安局)

## 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

□ 王鑫

说起梧桐树,大多数人都都不陌生,它是原产中国的树,在南北方均有栽种,尤其是在广阔的农村地区,无论是庭院当中,还是田间地头,抑或是道路的两旁,都有梧桐树的身影。

梧桐树自古以来都深受人们喜爱,它树干通直,枝叶浓密,树皮平滑翠绿,对环境的适应性比较强,并且生长迅速,是我国的传统名树。梧桐树作为大家喜爱的树木,它的种植历史已有 3000 多年。唐朝诗人白居易形容梧桐树“一株青玉立,千叶绿云委”,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梧桐树绿干、碧叶、树荫婆娑的靓丽身姿。梧桐树也是一种寓意吉祥的树,自古就有“栽下梧桐树,引来金凤凰”的美谈。

在我小时候,家的院子西侧有一棵梧桐树,它粗壮高大,伞盖如华,每年春天放暖的时候,梧桐树的新叶子还没有怎么长出来,但是一簇簇梧桐花便竞相开放,遥遥望去,长筒状的紫红色的花,像一个个小喇叭。不仅如此,梧桐树花还发出甜蜜香味儿,每每走进院里,一股清香扑鼻而来,瞬间陶醉身心,心旷神怡。闻着如此的香甜之气,我和伙伴们捡起落在地上的梧桐花,拨动花蕊,从花的底部吸取那点点的蜜汁,那滋味真是久久难以忘怀。过一段时间,花开落尽,繁茂的梧桐树叶子便长满整个大树,绿油油的树叶彰显着无限生机和活力,粗壮的枝干和浓密的树叶向四周延伸,覆盖了半个多院子,在炎热的夏季,梧桐树为我们遮下了一片荫凉。每到傍晚,奶奶会拿起草席铺到树下,我就躺到草席上感受那丝丝清爽,草席旁边放一个小桌子,桌子上摆放着奶奶的针线筐,偶尔也会放点瓜果,奶奶做着针线活,我吃着瓜果,听奶奶讲个故事,困了就躺下睡觉,真是无忧的惬意啊。

梧桐树枝繁叶茂,也是鸟儿时常光临的地方,有的鸟儿都在树上安了家,小时候,只看到大鸟喂养小鸟,飞来飞去,嘴里叼着虫子,也不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。小鸟长得很快,一个月左右便羽翼丰满,不过几日就展翅离家了,之后这些小鸟就各自生活去了。这梧桐树上也生虫子,都是大青虫,和黄豆地里的虫子差不多,一股脑地啃食树叶,我们叫它“芝麻虫”,我经常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敲打这虫子,虫子从树上掉下来以后,我就捡起来喂鸡。这是鸡的美食。

春夏秋冬,寒暑往来,梧桐树也陪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其实,好几次,有人看中了这棵树,来家里买树,奶奶和父亲商量着要不要卖,我就插嘴说:“别卖了,这棵树这么多年了,长得这么好,来到院子里有一片绿荫,有生机活力,砍了卖掉太可惜了。”他们看我不愿意卖,干脆就长着吧,其实大家对这棵树都有感情,虽然我不记得这棵树是什么时候栽种的,但是奶奶是知道的,从小小的树苗到参天大树,也是他们心血的付出。

天有不测风云,我初中毕业的那年,上午还是阳光明媚,下午三四点左右突然乌云密布,狂风骤起,一场大雨即将到来。狂风就像愤怒的野兽,呼啸着、怒吼着,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就在这次狂风暴雨中,那颗大梧桐树倒下了,树根被狂风狠狠掀起,拔出来一个大坑,树也倾斜到院子里,所幸没有碰到房上。没有办法了,父亲找来了本家会木工的叔叔,带着大小锯子由枝到干,一个个地处理,最后全部卖掉了,这棵树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当时,锯到主干的时候,我数了一下年轮,应该是 20 圈。20 年春华秋实,梧桐树以这种方式离开,虽有不舍,但也无奈,它不仅见证了我们家庭 20 年的变化,也经历了自然的磨砺。

(作者单位:邢台市公安局)



# 公告